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一　正紀十五　附見四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傳二
唐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
唐綿州隆寂寺釋靈睿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僧辯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
唐澤州清化寺釋智徽傳七
唐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會傳九
唐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
唐相州慈閏寺釋慧休傳十二（曇元　靈範）
唐京師弘福寺釋靈閏傳十三（淨元　智衍）
唐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
唐京師慈恩寺釋義褒傳十五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明即興皇之遺屬也初朗公將化通召門人言在後事今自舉處皆不衷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言今

自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子徒侶
將千名明非一皆曰義旨所擬未知
何者明耶朗曰吾坐之東柱下明也
明居此席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
妄涉衆目癡明既有此告莫不迴惑
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公
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
法座對衆叙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
朗曰明公來吾意决矣為靜衆口聊
舉其致命少年捧就傳座告曰大衆
聽令聞論中十科深義初未曾言而
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既叙之後大衆
愜伏皆慙謝於輕蔑矣即日辭朗領
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
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敏
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同意異更張
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實公講大乘
經論躬為南坐結軫三周及實亡後
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彫散陳氏
亡國敏乃反俗三年潛隱還襲染衣
避難入越住餘姚梁安寺領十沙彌
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貞觀元年出
還丹陽講花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

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
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
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
可復紀時為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
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花嚴經至
六月末正講有虵懸半身在敏頂上
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
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
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
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
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
七日亦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俗經三十三日
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地為震動
因亦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
六寸停喪七日異香不滅莫不悅歎
道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
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
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
等晚於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
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
福寺會亂入城盧總管等請在官舍
講花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既屬

賊圍各懷翅翮不久退散浮惟法力
唐運斯泰又住龍泉三論大經鎭常
弘闡蕭達莊老史子談笑動人公私
榮達參問繁結蔣紀諸王來臨襄部
躬申勞奉坐鎭如初王出門顧曰迎
送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聲譽又逸
漢南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
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
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盂蘭盆經
音鐵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
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
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
十有九惟璿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
客相投飲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
懷涉獵玄儒通冠文采襄荊士素咸
傾仰之聞其長往無不墮涣初住光
福寺居山頂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
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礼璿
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為
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无水不能利
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
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
住珎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

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顯弘持幼孫所（[illegible]得傳大乘法 [illegible] 迷 [illegible]）
塋法師須水此易得可来月八日定
嘗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
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来期七日
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来雷震雨注
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
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
美合衆同幸及立龍泉漸便乾竭擾
斯以言亦感通之奇致矣
釋慧眺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為業
遊學齊徐青海諸州數論之精馳譽
江漢開皇末年還住鄉壤之報善寺
承為王招公在下龍泉講開三論心
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當發
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
七日不語有汰律師聞其撥略大乘
舌即挺出曰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
過五逆可信大乘方可免耳乃令燒
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収入便舉往
招所招心緩迹惟聽大乘招之云亡
為設大齋於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
道俗百日既滿即往香山神足寺之
不論問常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

時講花嚴等經用陳懺謝常於衆中
[illegible]
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直觀
十一年四月二日在寺後松林坐禪
見有三人形皃都雅赤服礼拜請受
菩薩戒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
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
此重嘱涕泗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
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水洒醒
乃更大哭繞佛懺悔用此為恒又拋
化士俗造花嚴大品法花維摩思益
佛藏三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
月九日中時佛前礼懺因此而終春
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林樹變白大
泉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改无
過者同誠可嘉矣寺去城邑將五十
里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塡赴山河
為建大齋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
經用津霊造

釋霊耆姓陳本惟潁川流寓蜀部益
昌之陳鄉人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
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子遂
家夢星在松林下生有七寶鉢於樹頭
飛來入口便覺有娠即不喜五辛誦

未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毋子頭痛於
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
步虛詞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
入田遇見智勝法師便曰家門奉道
自欲奉佛隨師出家即將往益州勝
業寺為沙弥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
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為
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聽
諸法大業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
武德二年安州暠公上蜀在大建昌
寺講開大乘耆止法延三年後還蜀本
住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成
實朋流嬿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
意者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牀栖
遑不定身毛自竪移往南牀坐至三
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於臥處
誂而看之乃漆竹笴槊長二丈許向
若在牀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
㨾雇賊入房眷坐案邊覓殺不獲但
有一領甲在常坐處眷知相害之為
惡也即移貫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
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
為先常講大乘以為正業貞觀元年

通州寒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張 達
聰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眷夢
有衣冠者来迎寒從西方去徒衆鉢
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鍾大小七
口銅磬二十餘一時皆鳴至三更搖繩
牀加坐而終眷自此後周流講唱傳
化不絶至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四
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眷法師来
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
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
合寺長幼道俗見幡花菩薩滿寺而
下晚講入房看疏讀經外有僧告幡
花異香充寺及房眷閤捉經出看鍰
容立終堅持不倒扶臥房中三更忽
起加坐如生刺史以下躬手付香供
養其屍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
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
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履具盡報云
釋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宮陷沒
入關住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
言時以奇之聲于鄉壤十歲欣仰道法
恳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剃落乃聽
維摩仁王三經文義俱叔昇座覆述

宣吐教理有稱於時先學大德相顧 [illegible]
曰吾等沒後不足憂也此人出家紹
隆遺法矣開皇初年勅遣蘊威簡取
三千人用充度限辯年幼小家在末
行輕其行業召令口誦言詞清囀章
句剖斷神明朗正見者屬目由是大
蒙褒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
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
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
承席覆述允合同倫遂使旁蹤異解
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其大節大業
初歲召入大禪定道場衆復屯之於
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
虢大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嘗
處蒲城將開攝論露錫而聽李擇同
奇序王將了黃巾致問酬答乃竟終
誦前關辯曰正法自明邪風致翳雖
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轉增愚
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
錫倒掩抑身首傾擾冠幘交擲衣鬟
紊亂風至僧倫恬然自滅大衆笑異
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文赧然莫集
辯雖未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服其

异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
[illegible]主 第十張
立又出居之雖屢處以英華而情不
存得喪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
賓皆欣預席故使海之內外僧雜華
夷不遠万里承風奔謁俱舍一論振
古未聞道岳法師命章揩釋辯正講
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
闡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闕但有法坐
無論勝負咸預位席横經而聽斯渴
法之深良未儔矣而謙讓知足不重
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識其
形也皆未見之辯如常威儀不變其
節任其來去曾無迎送時儕倫諸德
以此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
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弘福寺春秋七
十有五于時炎曦赫盛停屍二旬而
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至于葬曰亦
不腐朽于時元旱積久埃塵漲天明
當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
得升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墳於郊
西龍首之原鑿土為龕處之于內門
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明如
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為功路見貧

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

講聽之務推其恒習其攝論中邊唯
識思塵佛性無論並具出章疏在世
流布

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
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
林頗知梗概而厭其諠雜情欣出家
奉戒自守不羣非類霜懷標擧為
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吞蒙剃
落既預聽限大闡宏猷學不逾歲即
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自尒專
親侍奉曉夕諮謀每擊幽致延欣其
精理深嘗乃摩頂曰觀子所涉必住
持正法矣於即研精覃思無釋寸陰
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仰
其弘義于時論門初闢師學多途封
守舊章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投
其銛鋭奏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
年鑽覈名理至於成實毗曇華嚴地
論搏考同異皆為軌轍末旋踵上京
慨茲異叙隨講出跡示顯羣迷隋齊
王暕召總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
撫陳至理詞義弥遠寧得其門僉共

美之嘉歎成俗遂有骨月徒歸湊相續
依承四時講解以為恒任大業之始
爍唱轉甚爰下勅旨入大禪定相尋
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迩清晏
四遠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
非一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勅徵召
恒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敞又召
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勅令
為皇儲受菩薩戒礼敬之極衆所傾
心貞觀九年又奉勅召入為皇后戒
師因即勅補蕙知空觀寺上座撫接
客舊妙識物心弘導法化長鎮不絕
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西鄙難可勝
述及學成返國皆為法匠傳通正教
于今轉盛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
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覲言令遂
架山航海遠造京師乃於舩中夢矚
顏色及覩形狀宛若夢中悲涕交流
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盡礼事焉
十四年有僧犯過下勅普責京寺大
德綱維因集於玄武門召常上殿論
及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
門不能躬奉教網致有上聞天聽特

由常等寡於訓誨恥愧難陳遂引涅
槃付屬之旨上然之因宥大理獄囚
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李
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頰表
上既不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
脇而終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九即貞
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至七月
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炎景陵
天遊塵翳日逮至發引之前夜降微
雨及於明旦天地清朗雲霧四除纖
塵不飛道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
弟等各建脩幢三十餘車前後威儀四
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幡花列侍左
右乃盈數万卿相僚從僉以榮之初
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衆所推
美歸於攝論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
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衆請專弘此
論陶治理味精貫匈懐依時赴講全
無讀誦纔有餘暇課業行道六時自
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
其部從隨其旋遶道俗時見密以高
之又曾宵夜至佛堂中辟盡樂天一
時起儛後於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

薩從外入戶上住空中身相瓌奇佩
服瓔珞晃發希有良久便滅後經五
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
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徵應爲
如此也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劇所獲
法利多造經像但務奇妙不言其價
歲建禮會終盡京師悲敬兩田无遮
供養自所服用麁弊而已講揚別供
二不受之還布衆中持操无改著攝
論義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維摩勝
鬘等各垂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遜
等為立碑于普光之門宗正卿李百
藥為文

釋智徽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
三志樂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
寺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於大涅槃
偏洞幽極故齒年學稔爲諸沙弥之
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每有
執役不憚形苦晝供養僧夜讀章疏
衣不觧帶研精无怠受具已後神思
高邁戒行明潔然乎恕儉約見者欽
屬歆慕弘道歲常講涅槃十地地持
維摩勝鬘用為恒業聲務廣被遠近

續高僧傳[illegible]

追風提襟褰裾孚造非一隋煬御曆
弥欽弥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
東都内道場禮異恒倫日增學供徵
立操自昔一不受之爲人之貯不附
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傾捏但專講誦
宣導為先僞鄭之初洛城恒閙微以
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
濟鄉壤于時守衛嚴防梗澀難通而
徵安行限關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
所送也既達高平道俗欣赴世接屯
難飢餒相委乃遺以粮粒拯濟寔多
是素賴之皆飡法味便即四時長講
屢有卉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頻值
儉歲米食不豊異客累來兩倍過舊
徵以聽侶不安為營別院四方學士
同萃其中財法兩施無時寧舍懷州
都督鄖國公張亮欽挹德教遠延講
説道俗七赴又結河陽乃請為菩薩
戒師弥欽道風指為善友夏講涅槃
解悉便訖覺少不悆衆咸怪之還房
靜念俄頃便逝春秋七十九即貞觀
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懷州道俗哀
慕至親送塋歸于本邑自徵之在遠

門也敬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
講栟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即
聲淚俱下常謂諸徒曰父母生吾肉
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何由可
逮惟有弘教利物薄展余懷耳所以
每歲常講不敢告勞以惟斯故也兼
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熏爐約
數承礼夜不解衣一生恒尒清素京
欲一不樂交遊敷化之餘便營僧事故
澤部長幼詠仰于今

釋玄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
仁慈志樂清潔酒肉葷辛自然猒離
十九發心投誠釋種愛重松林終日
廞其下志遺食息後住清化寺依止
遠公聽採經論於大涅槃深得其趣
隋運末齡賊徒交乱佛寺僧坊並隨
灰燼衆侶分散顛仆溝壑鑒守心戒
梵曾無儀犯食唯蔬菜衣則藍縷屢
經歲序情無嚬蹙及至年穀豐熟還
返故鄉招集緇素崇建法席勸諸信
識但故伽藍皆得營復有故塔廟並
令塗掃遂使合境莊嚴赫然榮麗奉
信歸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直言

行相高行值飲噉非法無不面諫訶
毁極言過狀不避強禦或與語不受
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昔故諸俗士
聚集醼飲聞鑒来至並即奔散由是
七衆尊虔敬其嚴厲重其清貞數有
繕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遺酒食
鑒云吾今所營必令如法乍可不造
理無飲酒遂即止之時清化寺修營
佛殿合境民庶同共崇建澤州官長
長孫義素頗奉信聞役工匠其數甚
衆乃送酒兩轝以致之鑒時撿挍營
造見有此事又破酒器狼藉地上告
云吾之功德乍可不成終不用此非
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夜夢有
人以刀臨之既忽驚寤即事歸懺又
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鑒為
之懺悔令斷酒肉病者痊復時大重
之有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既遇時
氣無由自濟遂悔酒過用為死調識
尒鑒至無何便去遷遂除差因尒肰
離飲酒永不沾言縱忽聞氣如逢毒
勢告其友曰自見鑒師已来尚不喜
聞況當見也故戒節冥感皆此之類

于今神志貞亮每講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春秋八十有三初鑒以傳法之務職司其憂衆侶乖儀則糺彈駈擯時俗僉討其捷直也及武德六年當部濩澤縣李録事者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吾是李録事也許吾猶得六年在世但為司命枉来取我生埋冢中已訴閻王蒙放在人中遊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預知也鄉家貧窘但為他卜無不必中因可獲財以利大小便令賣卜鬼為通疑方遠皆詣謂為大聖後謂妻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鑒師所聽法緣相將入講堂中安置壁角以物自障共人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晦朔或有問者何不現形耶答曰今在鬼趣受身極陋自不忍見況復他也又往昔業寺聽維摩經有餘法師謂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唱文諸天神等皆斂容傾耳恐其聲絕法師解釋皆散亂縱恣無心聽受願如法講說勿妄欲取也何以知然

見天神等聞法師酒氣皆迴面而聽
因即悔過今廢飲之鬼曰此定須斷
天神不許寧不講也非惟此會獨感
諸天但有法事無不来降不可輕矣
鑒聞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
異常

釋玄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豳土
安定人也遠祖因官故又居京兆樊
川之秋坂焉年十二精苦絶倫欣志
捐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
諒見而竒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
為揔法師弟子自落采之後即預講
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尚揔
深會之解也舉為覆述所以槃節拘
致由来擁慮者皆剖决通釋鬱可見
時大賞之以為涅槃之後胤也因令
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
儔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
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斤之後
作者祖述前言惟會一人獨稱孤拔
武德之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
國望造慈悲寺奏會以為寺主經始
惟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

將四十遍于時同信同業相推元席
而讓以成治雅為學宗徃慕人法不
濫尊嚴但有法座皆通諮聽縱已舊
聞傾如新渇斯敬重之極不承罕遇
也捴法師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
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五百歲有
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
乎岳法師曰此公就我學倶舍者同
事攝也願以妙莊嚴世值善知識矣
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迦延者乃賛
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一不恥下問乃迴
龍為於兎徑也吾何言哉貞觀八年
又勑住弘福寺講事都癈専修定業
夢登佛手号無量壽遂造彌陁像一
座常擬繫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
衆勸住請講涅槃至藤虵喻忽有異
虵從枤而下顧視四方尋即不見講
至諍論常有魔事因茲遘疾還返慈
悲見佛来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
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
聞知悲涼相及葬于高陽原晚又收
其遺骸於故城西南隅起塼塔供養
白會之弘道也温柔在性弘贍為心

遂逝流禍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
惟法是務晚又常坐乃終身世
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
會公同事揔師為弟子服章㢠素
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
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
中逢阻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
祥夢幢折盖翻以為摽擬即令大衆
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
講後常礼佛名及讀花嚴以為消障
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弘法之
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為相成
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鷄伏聽從受戒
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傅等教斯
亦駭動幽顯非言晋也以貞觀十六
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春秋七十有
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語吾何重及
但少欲知足可為永誡吾今死後勿
作威儀惟以一掾舉送山所䫉食吾
身早成正覺有乘此願非吾門人弟
子等營辦幢舉威儀威儀將欲登送
其夜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注
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遂依遺訣單舉

至山雨即通霽收葬于京南神和原
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
仕族不交羣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
自幼及長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湼
槃地論為心要也東西訪道無擇寸
陰業成登習遊講為務生常展信言
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
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
直明當送絹於此便付直還寺為諸
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
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陳之彼人云
兵食可去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
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
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
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
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
聲同學寶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
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
舍梁將折即令拄之得免其命其為
幽靈所衛如此而性好瞻病無憚遠
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舉迎房
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癖不可瞻出者

乃曰就味之遂至於老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覩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縫綻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召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怯加以開務誘引弘濟為業道俗胥悅處其寺遇隋煬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膺斯榮命既處慧日講悟相仍會梟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矣如昔後並配徒隸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華送初不懈息役僧曰此無監撿當可小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末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即散而不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臥于道側泣而哀焉即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昔知其人矣既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羣經歷村郭

傷損人畜中有獸王其頭最大五色
紲倫威伏諸猘遂洲都督張遜遠聞
慈德遣人往迎竟乃令洲縣立齋行
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
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然竟因名立
行弘裕有儀凡所宣化如風之靡每
至散席礼覲相仍或至十方二十方
者皆即坐散盡了無資貯告施者曰
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為散之令從
用有在耳其虛懷應物為若此也兼
又輕生蹂素弊服尋常一經御形動
經累稔受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逢儉
歲躬煮糜粥親惠飢餧銜涕說化令
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
減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履
替覲諸沙門少者便給以此為常貞
觀之初遂反觸壞緇素慶幸歡詠如
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部遇旱
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焉
竟為置壇場以身自揩不降雨者不
處室房曝形雨日密雲垂布三日已
後合境滂流民賴未蘇有年斯在昔
在蜀土亦以此致譽故使徧洽時譽

号為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者架業
[illegible]
相隣乞所欽友以先卒於栖巖寬住
州寺先絶凶問忽降形徵敘於若生
平明晚来吉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
等同幻境俱禀浼形不意之情非復
言象素法師俗風清美道器沖邈包
揔義門研幾至賾但正業久成必之
淨土典方導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
早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
師不遺故舊昕二十五日夜降神共
琢同卧一床通夕言議至曉方別情
猶令昔事即存亡冥感之誠未可陳
述素以貞觀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
日卒素見别傳寬以其年夏五月十
六日卒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
未終之前召門人扶於右脇告門
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令汝等但
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經吾命未
斷當取掾雨根蕟篠一領衰纏舉送
無得随俗紛紜為不益事也言訖而
卒時蒲虞等州道俗奔赴號慟川野
七於墳側七里人滿自寛從釋捷靜
攝居形不附金鉢不畜不絹播遷之

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口
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
緘默不行讚毀於人物也曾用錢一
千五百買驢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
運大貴或頭至數万者同侶欲為責
之寬不許曰已勞負荷豈復過本乎
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
廉恥本矣

釋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濵
以蠶漁為業而生知離惡深惟罪報
常思出濟無緣拔足或累歎通霄晨
或忘食近逾信宿雖憤氣填胷無免
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門巡里行化談
三世之循擾述八苦之交侵雅會夙
懷背世情決乃違親背俗投昂律師
而出家焉昂導以義方礼逾天屬又
聞靈裕法師雲名西壤行解所歸現
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秀舉惟
道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聞
裕講鑒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
而章句無昧至理未融展轉陶埏五
十餘遍研諷文理轉加昏漠試以所
解遍問諸師皆慮涉重關返啓其致

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豈下凡
而揶虔哉且博聽衆師沐心法海耳
乃往渤海從明彦法師聽成實論先
出章抄品藻異同慧滿冲情解律法
及以彦公化世受深餘流從志念法師
受學小論加雜婆沙各開數遍窮其
本支曉其固執解既清迥行寔貞嚴
念曰余講小乘藏序多矣今乃值子
諒不虛延休耶著雜心玄章抄疏各
區別部類條貫依歸文教繞出初尋
重逆頻當元宰講授相續幽致既舉
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聲響河
渭抱衷擒經君排日謁結疑懐箴踵
接登堂者揔為書紳永開亞府故於
立破諸教探隱洞明雖學冠空宗而
梗情塵境欲通推識之言取悟无方
會裕師入關因便預從遇曇遷禪師
及辰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一會餘
駕停輪詞吐既新領挍弥志周涉三
遍即造疏章神會幽陳廣疏聽視自
大小諸藏並統関鍵惟有律部未遑
精閱昔以戒禁隨事可用緣求案讀
即了未勞師授曾披一卷持犯灌然

方悔先議更弘神府乃負律提瓶從
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
遍日漸其致終末極言顧諸學徒曰
余聽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今
遊律部逾增逾闇豈非理可虛求事
難通會乎而敬慎三業標課六時纖
塵或阻即中懺洗日見大小講匠知
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
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
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
中来即奉授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
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
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荐相仍
寺衆僧厨亟經宿卑故從隋末終至
唐初四度翻穢獲資淨供致使四方
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闥
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日營
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開
肴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
州了无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
承休城內方来歸附當斯時也人各
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
亂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

遠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旣
處僧端預明利害集衆告曰官軍靜
乱須有逢迎僧食衆物義當先送毋
和大衆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
乘權獨詣軍門具陳来意于時曹
公徐世勣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
至寺任付粮粒及平殄後曹公為奏
具述休功登即下勑入賊諸州見有
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
以事驗人休量難准又荒乱之後律
法不行並用銅盂身御俗服同諸流
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樣造
坏依法施熏遂成好盂遍送受持今
大行用並是休功緝遺緒也又僧庫
火起時當中夜忽有人告走往觀之
頓始發焰救而獲免退問告由了無
知者良以道通幽顯屢動禎祥貞觀
九年頻勑徵召令入京師並固辝以
疾无預榮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
十有八見住慈潤爽健如前四衆懷
蒲柳之慕猶執卷諮謀乃力倦而告
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三十
遍文言乃鑽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

續高僧傳卷廿二

進多涉可今之後學則不同之溥智
文句宗致耶然即預師範更無通觀
所以終夜長慨有耿于懷致有窮枯
淺源莫知由序此法滅在人矣今暮
年開道意在成器斯猶砥礪合其刃
耳安能鍾鍤其撲耶所以引化庠端
直陳經要而奉禁守道抑往天然挫
拉形心迴表迴萬衣服率然趣便盖
體撲懸辟上尺絹不居所得外利即
迴講眾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者麻
鞋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壞綴而蹈
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答
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可又寒不加
火熱不依涼瓶水若凍裹之草束受
具已來盃無他洗入夏已去一不乘采
疏旋遶往還執帚先掃存護物命寧
有過之凡斯眾行前後一揆余以親
展徽音奉茲景行猶恨標其大拯事
略文繁以為輕約耳弟子曇元高潔
倘也經論及律並曾披尋偏重清行
不妄衣食寺雖結淨猶懷塵點常乞
食自資今記靜林處寶山志道辭世
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稱占

弘福時揚攝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
邑又休以年學高遠今上重之因事遊去親寺其室叙故陳道術會帝心故又續其績
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
衣冠鄉閭望族而風格弘毅統擬大
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
擾不肅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時譽中
間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
音先度即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
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
依止靈粲法師住興善寺粲有正行
備于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
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
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
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静惟
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
德海内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弥
發蹤能尒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
通贍尋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即
斧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
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勑令
往官供驛乗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
無受給既達河内道俗服其精通敬
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即名

廣河北譽滿京師聞泰岳靈巖寺僧 [illegible]
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既覩
則師遂從諮訓乃習般舟行定無替
晨昏初經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
頹志眠倦身心精勵遂經夏末于時
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之手相敦勵
至於解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出
情事莫移皆不謀同詞歎稱激績時
父任青州益都令外祖吳超任懷州
懷令堂祖吳同任齊州山茌令姨夫
侯援任曹州金鄉令並潤之宗族內
外親姻雖經還講肆遊其所部事逾
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昔喪或有悲
慕邀延者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
則愛從道皆此類也有道英法師擅
名海岱講攝大乘又往尋焉時未具
戒早飛聲釆周流法席文義圓通問
難深微稱傳元宰預是同席心共揖
之既承師有本即奉裝以為和上大
戒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
體年二十三還返京室值志念法師
正弘小論將欲博觀智海預在聽徒
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聞于天攝

論初興盛其麟角在淨影寺創演宗 續高僧傳第十五 第十張

門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華聽衆五
百餘僧竪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
隱未剏須講從祖習異聞遂奮奇論
一座驚異倒目嘉之登有辯行法師
機論難擬處衆高謝而歎恠焉雖則
自處帝京而神氣自得或譏要違其
可者曾若不聞以道鎮心情無喜怒
末法修奇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
暴增後復本心更精新業又恐報傾
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流往還煩雜
遂脫略人事耽俗歸閑遂往南山之
北西極澧鄠東漸玉山依寒林頭陁
爲業特與沙門空藏慧瓚智信智光
等京邑貞幹同修出離既處叢塚鬼
神斯惱或被推盪偃仆或揚聲哀叫
者潤獨體其空寂宴坐如空諸被嬈
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虎行
處試心之文上都無有畏當遵此務盡
報傳持爲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廢
此行乃還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自業
一食入淨常誦涅槃衆經有慧定禪
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禪不出院宇

經于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僧
粲法師一寺頂蓋就講無前抗衡京
國乃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
詳其神略人並投門玄隱之義潤領
宗酬答位判洽然咸共欣賞妙符經
旨余後譽傳光價衆聚相從既藝業
內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被召入鴻
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並
宗轄有承不虧風采會隋氏亂倫道
光難緝乃隱潛于藍田之化感寺首
尾一十五載足不垂世離經專業衆
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遵靜
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聞風造展遂
等宿交相師念定欣從語嘿時天步
飢饉道俗同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
磨穀為飯菽麦等均晝夜策勤弘道
為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屯周贍精
麁無乖僧法共食菜果遂達有年斯
誠至德冥符兼濟有日矣潤以化洽
外流道聲載路興善本寺欽奉芳塵
上陳勅使請還寺任便不守專志就
而維之貞觀八年勅造弘福復被徵
召即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詳准又

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礙格言正之同
倫紀位斯人最上京邑擇門寔惟僧
傑初潤隋末在興善院感魔相嬈定
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經宿告曰昨
日魔子依法嚴繩深知累重自感而
死若此徵應其量難紀武德七年時
住化感寺主智信爲人所告勅使圍
寺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
物賢聖所知計非所告使人逾怒忽
有大風雷震山崩樹折吹其巾帽坐
席飄落異處人衆喪膽遂求悔過潤
曰檀越有福能感幽靈斯之祥徵昔
來未有使者深愧釋然事解貞觀年
中與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衆
並奔散惟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屬
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
由免火及火至潤燔餘自餟援事以
量知人難矣後住弘福有僧因事奉
勅還俗復經恩蕩情願出家大德連
名同舉得度上聞天聽下勅深責授
諸南裔驩州行道于時諸僧創別帝
里無非慟絕潤獨安然容儀自若顧
曰三界往還由來恒理勅令修道何

有悲泣排衣東學析然而趣道俗聞
見莫不歎服尋奉勅還洛東安置化
行鄭魏名表排延弘闡涅槃十有餘
遍興義泉飛惠流河洛及報京邑門
人跡曰吾今東行略有三益一酬往
譴二順緣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習蒙
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惟加
心從何所憂也遂夫癡愛隨處興善
正智不令默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
号大空凡聖有情咸惟覺性覺空平
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與
人出家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
生常無退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
調諍根業興善可住吾無慮矣僕射
房玄齡遇之稱歎累息曰大德謝言
詞理俱至名實之副識所望也不久
勅追還住弘福居宗揚化涅槃正義
推此一人欲其美初入道奉節不虧
持操攝儀吐質雄雅承器八尺動靜
溫和挺起聯類十三離俗更不重臨二
親既崩弟兄哀訴情寺白若曾無動
容但為修冥福設會千僧壽度盡京
施悲田食而已至於世情得喪浮艷

彫華既不附心口亦無述時俗往還
直知敘對皆絕供給隨言將遣前後
所講涅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
餘遍并各造義疏一十三卷玄章三
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論等隨緣便
講各有疏部而玄義備通頗異恒執
至如攝論黎耶義該真俗真即无念
性淨諸位不改俗即不守一性通具
諸義轉依已後真諦義邊即成法身
俗諦義邊成應化體如未轉依作果
報體據於真性無滅義矣俗諦自相
有滅不滅以體從能染分義滅分能
異體處知不滅及資粮章中衆師並
謂有三重觀無相無生及無性性也潤
揣文尋旨無第三重也故論文上下
惟有兩重捨得如文第一前七處捨
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第八處內捨
唯識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
想後觀無生捨唯識想第二刹那即
入初地故無第三詮約三性說三無
性觀據遣執惟有兩重至如本識三
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說有揔別三
滅又四涅槃離合義異兩處三種熏

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廢
之旨陳其章疏弟子淨元神者卓越
博要之學振績京畿講釋經論亟經
載紀銓壽名理響逸學門加以性愛
林泉捐諸名利弊衣麁食談玄為本
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解傳風
被于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
淨元兩手極大執印凭案若有所通
喜以告之正披此義即因而遂廣乃成
王路矣沙門智衍即潤之猶子也幼
擁乃入道弱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
擊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法池寺
統律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
資傳道其宗乎接惟潤之緒繼美前
修出迹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
釋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
歷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
聰敏易悟深猒形有年在十三以開
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
博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衆部偏
以涅槃為業敦之極也故敷演之所
以師資傳道聲績逾遠迹亦於法衆
親俞屢述後於顧法師所學攝地論

傍通經教德器崇振及隋祖朱遐禪 [illegible]
定攝立乃旨處之自尒專事弘經周
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經
維無非令達乃勑為律藏寺上座緝
諧理事允副朝委立性清慤無競榮
辱故使厚供殊礼鱗接遝延致令二
宫樹福妙資披舉物議所及莫不推
先尋又下勑任大捴持本居寺主春
宫異供隨時薦及以進受戒之礼也
貞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請講涅槃時
感白鷄隨人聽法集散馴狎終于講
會相從傳授迄于暮齒凡講涅槃八
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彝倫及弘福
譯經選充證義慈恩創建又勑徵臨
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繞經一旬奄
尒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
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
以手攜撥於空侍問其故荅曰有二
衣冠者數来礼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
淥池鮮榮可翫尋尒合掌目送於空
曰大德羅侯羅来辭去也因尒潛逝
殊香滿院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沉
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慍莫顯操節不

形傳者圖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
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胤也
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
談在務周流會計統御法筵初從
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
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
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
優柔教義屢啓請之談將事通覽
辯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
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
亟動神幾法主既崩遍流視聽長
干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霑
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
歎竭義筵縱思披擇諸方後銳將
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
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問五湖
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
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
不無流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
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會慈恩中請
搜揚髦彥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
勑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

經三藏玄奘法師威虎權衡當陽
弘演承思遠闡用寫繁蕪亦既至
止共許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
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躭迷成
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
所學宗頓講十遍勒諸門位並往
歸依時在慈恩創開玄旨有空雙
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時衛傲然
亂舉裒為提綱解玻肆剔神摽責
以三關徵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
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昏論
釋深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
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
論于時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竦拔
之神奇伏其辯給之銛利宰輔冠
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無絕
顯慶三年冬雩祈雪候內設福場
勑召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
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榮問曰既
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際本於
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
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原
答亦通又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

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亙得相法合
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若
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
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禁旣被難
不能報浪朝云旣奐或爲先生汝
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明
邪正用簡帝心芻蕘朝詭塵黷天
聽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荅我爲佛
之弟子由以事佛爲師汝旣稱爲
先生即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爲道
祖于時恒恨無對便下座又令褒
竪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
言即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
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
遠從吳來褒荅曰三吳之地本出英
賢横曰狗身舊無人物尒後諸寺
連講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
以開時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
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横馳乃於
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羣公畢
至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
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
早捹皇上悼傷久之遂勅送柩返

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闡遠近
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惟遠條暢銓
府閒喻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
夢滕蘭赴雒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
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非夫辯慧何
以明哉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舉談
吐誠易識每攸難不輕被錯授之傳
淨名無失機之責並為沉淪典誥以
解齊緣藥病相翻斯迷斯覺況復教
流千載情纏五濁控詞談理能無糺
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有道安獨
興論首准的前聖商攉義方廣疏注
述首開衢路遠持追蹤於遂古頹轂
振藻而傳芳故著序云安和上鑿荒
塗以開轍標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
既往啓神理於来世至如道生孤拔
擅奇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新理而
改旦自斯厥後祖習餘風雖云較異
蓋可知矣梁高端拱御曆膺奉護持
天監初年捨邪歸正遊心佛理陶思
幽微於重雲殿千僧講衆月建義筵
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四方等注解
涅槃情用未愜重申大品發明奧義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三張 達

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
所覃被于荒服鍾山帝里寶刹相臨
都邑名寺七百餘所諮質文理往往
而繁時有三大法師雲旻藏者方駕
當途復稱僧傑挹酌成論齊騖先驅
考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如
講解傳授經教本宗摘文揣義情猶
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
敷化但竪玄章不覩論文經于晧首
如斯處位末曰紹隆若夫立文本宗
誠遵義苑指月之況不爽先模隨文
五失又開弘誡然則教為理俟理隨
教顯附教通理弘之在人准此承遵
居然多惑寧乖此喻安得相符是使
梁氏三師互指為謬審文綴亂可有
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伏其中縱達
論宗肅成風素榮冠道俗行業相兼
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
是長儀範多雜非無十數翹楚遵修
細行然定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
也太宗簡文在昔東府棲心妙法遍
覧玄章志歸般若判心血而書十部
又撰法集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

從窘縶故使擇侶無聞中宗孝元體
悟幽鍵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
揚沙門道偘德隆時彥業冠通賢綴
述新奇帝偏鄭重奉為僧正盛開學
府廣召義僧還遵舊轍户牖為異宣
明已下福事雖弘至於教理頗羈徽
緒陳氏五政世屬虔劉京邑僧寺誅
焚略盡及初臨統普備修治接棟連
甍復基梁日弘福慧門世稱難紀名
德勝行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多
矣恨闕餘傳與時俱喪對此可悲至
如玹曤騰光於五湖榮朗飛蓋於三
楚二璦以匡救而傳世兩等以護法
而相嗣盛德弘矣逮于北鄴冣稱光
大移都茲始基構極繁而兼創道場
殊絕魔綱故使英俊林蒸業正雲會
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憑蹋
跡通軌法融慧遠顧視爭衡然而開
剖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為言
先豈非唱高和寡獨振今古即當鋒
之領袖乃万葉之師摸然光初學律
宗晚通理教郁郁蕭美能振其芳觀
其成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誡護

[illegible]第十五 [illegible]

法為本所以華嚴地論咸位經按被
又當令成誦無墜盖有由矣且夫佛
教道東世稱弘播論其學茂勿咸翠
薦故武帝撫期師承護法戒定慧品
莫匪陶甄受持十善無鈌六時永絶
辛鍾長齋卒歳言行相撿誠可尊嚴
自有帝王罕能相擬于時擇侶頓視
恩薦篤學勉誠多陳濟器齋宣受禪
權用不思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
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壯觀至於宗尚
佛理師承戒護每布髮於地令上統
踐之又能率土之内禁斷酒肉放捨
鷹鸇大畋漁屠煞普國不行年三月六
勸民齋戒公私葷菜悉滅除之又置
昭玄十統肅清正法使夫二百万衆
緇綃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矣周武
定業秦川大開擇府沙門道安復撫
弘量降礼宸極展敬華夷尊龍樹之
江河嚮弥天之輿盖地維武服道寄
文弘開蒙博施之功是其經略但以
運屬道消中年毀廢雖陳顯論莫表
深衷鋒病成珠亨于身世未有亡名
復接斯咎坎壈貧病陷違我俗孝宣

即位政異前朝經像漸開齊福稍起
而厰化草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
躬專弘佛教開皇伊始廣樹仁祠有
僧行處皆為立寺召諸學徒普會京
輦其中高第自為等級故二十五衆
峙列帝城隨慕學方任其披化每日
登殿坐列七僧轉讀衆經及開理義
帝目覽万機而耳飡正法于時釋門
重稱高敞雖減梁齊亦後之寄沙門
慧遠齊餘開士隋運高僧首達帝城
即陳講議服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
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聯驪等驅
僧粲以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号
僧休洞精於大論法經妙體於教源
餘則珙璝羣英揔詞龍為者復亘知
矣其中尤最沙門曇延復是高傑至
如坐鎮御牀口敷聲教致令万乘頂
足其德卯矣煬帝　嗣籙重飛聲實道
莊顧言於內外法論禮御於始終相
顯光揚於兩都裝脫振藻於周晉厚
德懷仁又難加也自爰初晉邸即位
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
脩引李宗一藝有稱三徵别館法輪

長轉慧炬恒明風靡之化曇延復達
當時諸部雖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
為繁富世近易興纓簪顯及皇唐御
曆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為弘遠伊
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微闡故略其
致然曇嵩辯抗聲於金陵基景摽宗於
玉壘常辯弘揚於三輔深藝馳譽於
兩河并晉則二達開摸齊曹則審才
程略閏會剖符日下挙其名教徽空
位席嵩澤仰其義門本紀時或漏之
其德不無光叙統明衆師注述通以
章鈔為二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盛
敀張老無弘誘或接綴前篇或糅雜
時見或虛控曾臆詞理相非或旁竊
他文意義蹇塞皆勒成命氏騰譽一
時言行之間河漢遼阻本寔邪求妄
承傳教審夫意本焉可強乎且自經
誥所被无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
涅槃明知時之說今則婆娑章句流
演澆淳翻種諸有未為靜業趍生之
教豈意然耶貴如說行斯誠言也故
今當坐講客寫送文義其隙復廣何
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惟

識雜念競陳攢想受學此量行惡戒　續高僧傳 [illegible] 第四十九張
者本為聰慧聽習榜術樂飲噉者用
為通極夸軍蒙俗陵轉往賢昭視天
漢率輕禁綱調邪慧為真辭以乱識
為圓智不深掞悟枉喪餘齡故使說
法天龠被于念處盤特庸叟具列賢
愚辯俊異之前生顯頑冥之後報殊
然擇相可不誡歟原夫論議之設其
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道幽旨由斯
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弘
樹或抱疑以諮明決斯要且是當機
或矜伐以冐時賓要詞以援退前託
緣乃四通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畜
符故世中論士鮮會清柔初事含容
終成陷黷名聞誰賞境界非凡徒感
排輪畢歸磨臘故有王斌論竝明琛
勉勢會空星子宗統語工聽其論道
惟聞繁冗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披
之相及後業之作也或生充虵報或
舌爛喉中或僧獄接其未生或猛火
焚其往各彥琮山樓之驗又可識哉
是知道寄人弘非人未可言道豈言
義府並着斷耶故智藏遺塵慧光後

嗣宗仰徽烈豈有玷耶沙門靈裕行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十四張 達 [illegible]
解相高內外通贍亦嘗時之難偶也
然而立性剛毅峭急不倫侍人流汗
非可師範世或譏論以此為先斯亦
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滔滔風流
愛心纏蓄未覩其短多容瑕累見心
機動禍福相隣若不先知何成變支
致使裕公虛浩此及若能返求諸已
斯言自立故宣尼流無偹之詞居士設
未輕之論識有由矣世有慧休即承
裕緒學雜心而懼陵小犯受師礼而
親執瓶衣遠難而更立淨廚臨危而
深誨華約人法斯具慧解通徵章跡
所行誦為殊辟術業不係於先業餘
則故略言也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